

藏美艺术研究

通原主题



62296

K281.2

F056

1

樊保良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2·西宁

成吉思汗像



忽必烈像



五世达赖喇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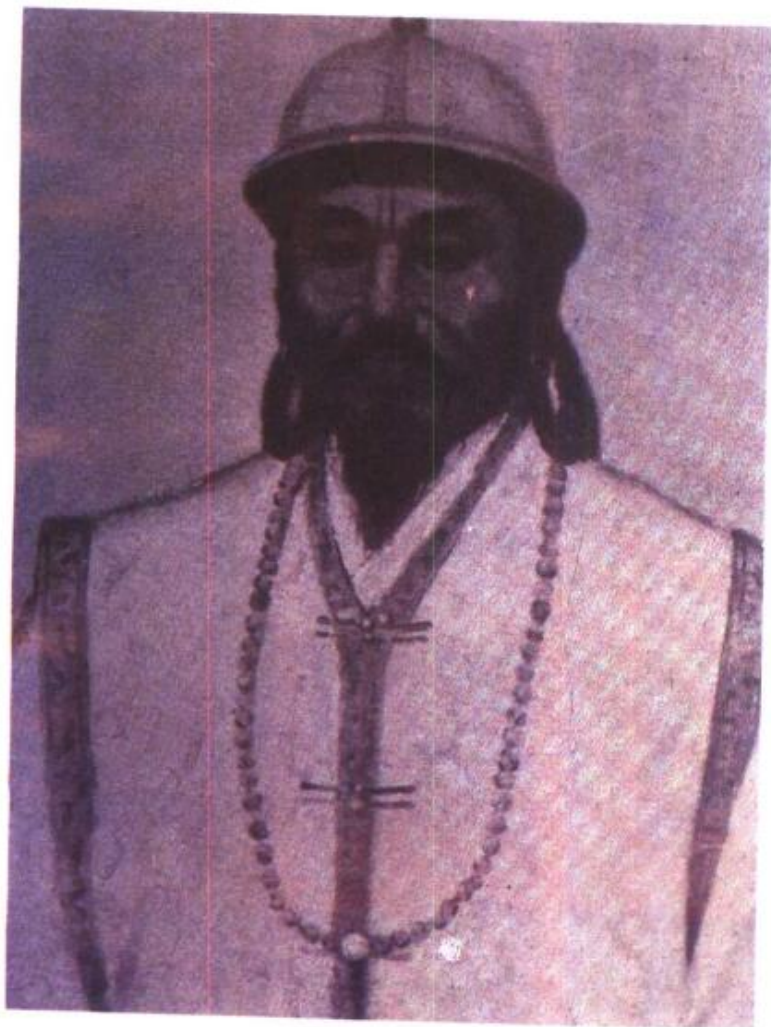
忽必烈与八思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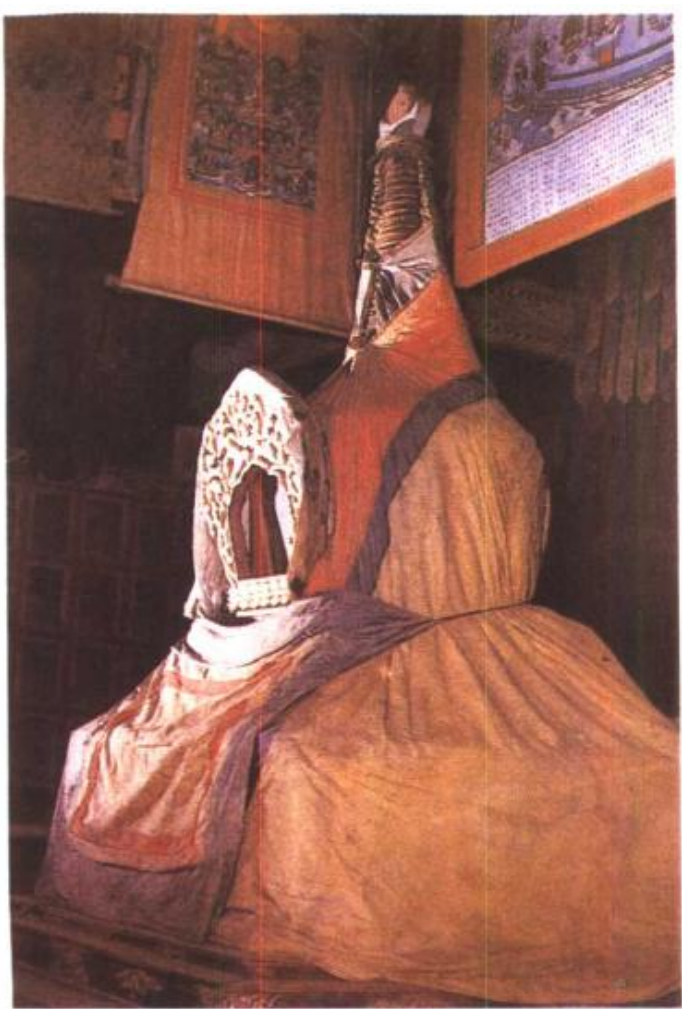
八思巴鑲金銅像



俺答汗像



三世达赖喇嘛骨灰塔



固始汗像



序

蒙藏关系问题，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历来史学者对蒙藏关系的问题，都曾作过介绍和研究。但这种介绍和研究，见之于通史或断代史中为多，作为蒙藏关系专题，进行研究的为数不多。樊保良同志对民族历史研究有素，近几年来，他又对蒙藏关系史列入专题进行研究，写成了这一部《蒙藏关系史研究》。此书稿内容涉及面广，认识问题比较深入，尤其可贵的是引用蒙古史料为多，能道出问题的原委，而且把蒙藏关系的亲密友好过程，一直叙述到清代，史实比较周密圆满。

其实蒙藏关系的最初，虽起源于两大民族的接触，但其影响，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祖国大家庭的形成。藏族的人口虽然并不太多，但藏族的居住区域，却相当大，其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一般人常说藏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个“古”究竟是什么时候？语言比较模糊。我们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来看，大唐之前，藏族与内地间并找不到互相问的史实，藏族与内地通了音问，是在唐朝太宗贞观之世。公元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使通问，唐朝也派使者报聘，时间是七世纪。此后不久，于公元641年，唐允许松赞干布求婚，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吐蕃与大唐发生了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史实。吐蕃赞普接受大唐的封爵，并以后在会盟条约

中，明确写出过“商议社稷如一”的条文，似乎有了从属关系。其实这也不过如西方各国，尊唐太宗为天可汗的外交辞令而已，而藏族地区并未并入唐朝版图。以后吐蕃王朝崩溃，藏族地区再也未出现统一王朝，四百年间，除靠近汉族地区的藏族六谷部和唃廝囉王朝与北宋有接触，并融入祖国大家庭内以外，藏族其他地区，与宋朝很少来往，几乎互不相知。

因此说藏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如说是自元代起，藏族地区已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较为科学。本书作者，对于这个问题，即蒙藏关系，藏族进入祖国大家庭事实，分析得比较细致。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早已认定。祖国成为一个海棠叶形的伟大国家，这是蒙古族所促成的，其功永远记忆在人民的心中。本书作者，广泛地搜集蒙藏关系材料，把这个关系说得更明确。作者对于最重要的阔端与萨迦班智达滚尔绛浆的会见以外，举出更多的史实。如阔端于1239年派部将道尔达领兵进入前藏，攻占了热振寺，屠杀僧侣数百人，继又烧毁了杰拉康寺。这在藏族学者所写的历史中也有记载。旬努贝尔的《青史》：“庚子年（1240年）蒙古军入藏，火烧杰尔寺。”《松巴佛教史》：“庚子年蒙古齐多吉入藏，火烧热振寺与杰尔寺”。五世达赖的《西藏王臣记》：“阔端时多达那保率兵入藏，藏人为之震惊，在热振寺和杰尔寺杀死许多出家人，不久又派贾曼与大将多尔达来藏地”。

以情理推度，西藏归属问题在未决定之前，即在阔端与萨班会面之前，蒙古出兵到藏地，当是应有之举，即使无用兵占领之意，这一举动也可以起到所谓威慑作用，一方面再争取和平谈判，容易收不战而屈的效果。作者也引用《元史·宪宗本记》，

“宪宗元年（1251年）以和里解统土番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这个和里解，似乎与藏文多尔达为同人异译，其音相近。多尔达入藏毁寺杀人于前，到1251年，仍奉命前进，起到威胁作用，足见1251年藏地尚未正式归附。《元史新编·世祖本记》亦记载：“癸丑（1253年），蒙古军灭大理，入吐蕃，渠长唆火脱降元”。元军灭大理后入吐蕃，当系南路元军。唆火脱或系临近云南的吐蕃渠长。唆火脱降元事在1253年，这可以想见多尔达即和里解系北路入吐蕃，1251年奉命续进。元军系采取南北夹击的威慑形式，以震惊藏地。使其地震惊后，容易屈服归顺，这是元军的策略。一方面积极与萨班和谈，这前后，萨班叔侄（八思巴）在凉州，发出《萨班致卫藏阿里僧俗诸首领书》，此书当系发于1247——1251年之间。书中说明与阔端和谈的条件，劝藏地僧俗首领归附元朝，萨班1251年逝世于凉州，其书发出的时间，当然在1251年之前。阳水鼠年（壬子年，1252年）八思巴又因元宪宗蒙哥之命，写信与乌斯藏各位高僧，请他们协助前往藏地清查户口的金牌使臣。萨班与八思巴的两封信，是非常珍贵的材料，本书都曾引用。1252年蒙古已派金牌使臣至藏地清查户口，足见藏地已归顺元朝，为何南方元军1253年才入吐蕃，唆火脱降元。这大概是因为南北距离太远，情况并不一致，所以步骤也不统一。有人如把吐蕃全部归附元朝的时间，定为1253年，是可以说得通的。

正如我们在前边所说，藏族地区成为祖国的一部分，缔造这种形势之丰功伟绩，是蒙族人民首开其端，继之以大明王朝。藏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亲密无间，毫无齟齬，以至清朝、民国，藏族地区形成坚固的与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人阴谋分裂，那是痴心妄想。中华民族之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

造，将永远立于世界之林，放射出灿烂无尽的光芒。

王 沂 暖

1988年2月14日

前 言

我国蒙藏两族的关系，源远流长。自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王室与西藏地方正式建立政治联系后，蒙藏两族人民一直友好往来，关系密切，相互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得以巩固和发展。

这种密切友好的关系，始终是蒙藏两大民族历史关系长河中的主流。其间尽管出现过有如1632至1636年喀尔喀蒙古贵族朝克图台吉窜扰青藏地区；1716至1720年准噶尔蒙古统治者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袭扰西藏。但行不义者多短命，这些不得人心的行动，很快都以失败而告终。蒙藏友好关系的历史长河又滚滚向前，按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断向前发展。蒙藏两族人民历史上这种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密切合作，携手前进的长期的友好关系，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关系中，是比较突出的。

蒙藏民族关系的构成，自始至终都是以宗教和政治为经纬交织而成的。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不同，但宗教这一经线贯穿始终。蒙藏关系发展的每一高潮阶段，或者说蒙藏关系历史长剧的每一高潮场面，都是由蒙古族的政治领袖——汗王与藏族的宗教领袖——法主、活佛，合台演出的。他们既是导演，又是剧中人。在这个雄伟壮阔的大舞台上，既闻马蹄铮铮，又见香烟缭绕。纵观蒙藏关系中的每个重大政治事件，都与宗教有密切

关系。例如：忽必烈要统一吐蕃，就与西藏萨迦派法主八思巴结成联盟，封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领宣政院事”，“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朝通过萨迦派作代理人，对吐蕃加强了行政管理，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萨迦派依靠元朝政府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在西藏的政、教领导大权。明代土默特蒙古强大首领俺答汗要向青藏高原伸张势力，就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密切结合，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达赖喇嘛”名称自此始，达赖活佛转世系统从此确立。索南嘉措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俺答汗以“转轮王”的资格，成为黄教最高保护人或最大施主。青海“仰华寺相会”后，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的蒙古势力进入青海，黄教在蒙古广泛传播开来。蒙藏两族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这种关系，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关系中，是颇具特色的。

自十三世纪建立起来的这种蒙藏民族关系，始终是以波浪形式向前发展着，有高潮阶段，亦有低潮阶段。而且，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特别明显，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也较突出。因此，本书采用了以人物为主要线索，横向联系各时期重大历史事件，重墨勾画高潮时期，突出发展阶段的写法。全书的内容安排是：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皇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法主萨班智达，通过“凉州会谈”，西藏归属蒙古，正式揭开了蒙藏友好关系的序幕。十三世纪中叶以后，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推动了蒙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元朝在西藏行使了统一的有效的管辖，喇嘛教开始传入蒙古，蒙藏两族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十六世纪下半期，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与西藏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又把蒙藏关系的发展推向新高潮，也从此开辟了黄教在蒙古传播的新纪元。十七世纪以来，经过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与五

世达赖、四世班禅的共同努力，密切合作，使蒙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固始汗应格鲁派请求，统兵南下青海，消灭了青、康、藏地区一个个反黄教劲敌。他以黄教保护者的身份，把西藏十三万户献给五世达赖作为供养，年轻的五世达赖带着不可冒犯的神圣权威就座于布达拉宫。他又于1645年赠札什伦布寺住持罗桑却吉坚赞大师“班禅博多克”尊号，并划日喀则周围地区归其管辖。从此确立了班禅活佛转世系统，“班禅”一专称也自此始。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屹立于前藏和后藏，黄教胜利的旗帜在西藏上空高高飘扬，黄教的权威遍及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固始汗在西藏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从而成为青、康、藏地区最高统治者，僧俗两界互相支持，利害攸关。后在清廷支持和操纵下，又立蒙古地区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黄教更加盛行于蒙古。十八世纪以来，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旗察罕丹津亲王与一世嘉木样共同创建拉卜楞寺，一为檀越一为寺主，精诚合作，共兴佛法。从此以后，拉卜楞地区遂形成安多蒙藏两族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中心。蒙藏两族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诚不失为西北地区蒙藏两族睦邻友好的一个典型，或者说是当时西北地区蒙藏民族关系的一个缩影。蒙藏民族关系史，似乎就像这样由各个不同时期的蒙藏两族政、教领袖人物，合演一幕幕史剧，共建一座座丰碑，把蒙藏关系史的发展推向一个个高潮阶段的。

在整个蒙藏民族历史关系发展过程中，蒙古方面起着重要的主导的作用，也始终是以统治者、保护者及支持者的身份出现的。例如：在窝阔台汗经略吐蕃之始，就将吐蕃置于皇子阔端镇抚之下。阔端派兵入藏，邀请萨迦班智达赴凉州相见，都是处于主动地位，萨班则是出于被动而前往凉州的。只是由于会谈顺利成

功，蒙古才和平解决了西藏归属问题，并从而揭开这两大民族密切交往之序幕。元朝所谓“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帝师八思巴，“国师”、“大元帝师”及“大宝法王”等封号，尊贵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就荣誉而言，确实崇高已极，从实质看，他仍是忽必烈皇帝授命管理吐蕃的朝廷大臣。他做皇帝宗教之师，当是以兴佛宏法为首要职责。至于那位代帝师行使职权的萨迦本钦，是经帝师提名荐举后，而由皇帝任命方为有效。西藏萨迦地方政权，是靠元朝皇帝的权威建立起来的，后来取代萨迦地方政权的帕竹家族势力，也是由于得到元朝皇帝的宠信和赐封而兴起的。以上足可见蒙古方面的支配作用和决定作用。后来的固始汗直接统治青、康、藏的全部藏族地区，就更不用说了。这里并不排除西藏喇嘛教对蒙古族的征服作用，这也正是蒙藏互相作用的微妙之处。

不论蒙古大汗（皇帝）或封建主，都是把宗教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拿来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一旦他们出于另一政治需要，就会一反常态，对原信宗教采取其他政策和手段。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朝克图台吉，原先在漠北时也是笃信黄教的。当他从喀尔喀被逐出窜入青海以后，看到黄教的坚强后盾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已被林丹汗所掠，青海的土默特蒙古势力也被自己摧毁，西藏黄教势力正在藏巴汗的打击迫害下，处境艰难。自己要想占据青海并染指西藏，只有与藏巴汗站在一起方为有利。所以，他这个宗教信仰上的投机分子，从黄教的虔诚信徒一变而为黄教的凶恶敌人。林丹汗原先也是黄教忠实信徒，出于企图占据青藏高原的政治目的，而改变态度，反对黄教。只因病死在进兵青海途中，想法未能实现而已。所以说，蒙藏关系是友好还是恶化？是发展还是倒退？当时主要决定于蒙古方面。笔者在

蒙古方面多用笔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蒙古统一和经营吐蕃（西藏）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蒙藏两族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蒙古族和藏族又都是我国两个较大的兄弟民族，他们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对共同缔造、发展我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此外，在这两个民族建立密切关系，频繁交往的过程中，不仅涉及到与元亡后明、清两个中央王朝的关系，而且也同时与周围各族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不难看出，蒙藏民族关系史，无疑是个相当重大的课题。由于笔者水平所限，这个课题可能完成得不好，书中挂漏或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及读者们批评指正。

本书稿的完成，得到了兰州大学科研处及历史系的关心和支持。著名藏学家王沂暖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都曾在百忙中热情赐教，赵先生挥毫题端，王先生并为作序。本书的出版，有赖于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此，作者一一谨表谢忱。

樊 保 良

1991年6月28日于兰州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一、阔端与萨班时期	
——十三世纪上半期蒙藏关系的正式建立	(1)
(一) 蒙藏关系建立前蒙古及吐蕃的基本情况	(1)
(二) 阔端对吐蕃的经略	(14)
(三) 萨班与蒙藏文化	(20)
(四) 凉州会谈的作用和意义	(28)
附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30)
二、忽必烈与八思巴时期	
——十三世纪中叶以后蒙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34)
(一) 拖雷系诸汗王对吐蕃的经营	(34)
(二)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结盟	(44)
(三) 八思巴的地位和作用	(54)
(四) 元朝对吐蕃的统治	(63)
(五) 喇嘛教在蒙古的传播	(71)
附 《优礼僧人诏书》(正文)	(81)
三、俺答汗与索南嘉措时期	
——十六世纪下半期蒙藏关系发展的新高潮.....	(83)
(一) 明代前期蒙古与西藏的基本形势	(83)
(二)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99)

(三) 俺答汗对发展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及蒙汉各族关系的贡献	(107)
------------------------------------	---------

(四) 俺答汗与索南嘉措的结合	(122)
-----------------------	---------

(五) 蒙古势力进入青海及黄教传入蒙古	(139)
---------------------------	---------

附 《历代达赖喇嘛世系表》	(159)
---------------------	---------

四、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四世班禅时期及其以后

——十七世纪以来蒙藏关系的进一步密切	(159)
--------------------------	---------

(一) 四世达赖入藏前后, 西藏教派斗争及其蒙藏暂时冲突	(159)
------------------------------------	---------

(二) 固始汗进军青海及与五世达赖、四世班禅的结盟	(169)
---------------------------------	---------

(三) 清朝对五世达赖、固始汗及五世班禅的册封	(187)
-------------------------------	---------

(四) 准噶尔军袭扰西藏及和硕特部在西藏统治的结束	(195)
---------------------------------	---------

(五) 蒙古地区两大活佛系统的确立及黄教在蒙古的盛行	(207)
----------------------------------	---------

附 《历代班禅世系表》	(231)
-------------------	---------

五、察罕丹津亲王与一世嘉木样时期及其以后

——十八世纪以来西北蒙藏关系的发展	(231)
-------------------------	---------

(一) 察罕丹津的兴起	(231)
-------------------	---------

(二) 嘉木样活佛的由来	(239)
--------------------	---------

(三) 民族文化宝库——拉卜楞寺	(246)
------------------------	---------

(四) 蒙藏民族和睦相处及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	(257)
------------------------------	---------

附 拉卜楞寺重大法会和节日活动	(270)
-----------------------	---------

一、阔端与萨班时期

——十三世纪上半期蒙藏关系的正式建立

(一) 蒙藏关系建立前蒙古及吐蕃的基本情况

蒙古族是起源于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一个部落，以“蒙兀室韦”之名始见于《旧唐书》。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该部落向西迁徙，逐渐与留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语族居民相融合。其语言受突厥语的影响，向古蒙古语过渡，经济生活也受突厥居民的影响，从游猎向游牧过渡。

十二世纪时，这些蒙古先民子孙繁衍，氏族支出，游牧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上源及肯特山以东一带，组成部落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乞颜、札答兰、泰赤乌、弘吉刺、兀良哈等氏族和部落。在他们周邻诸部中较著名的有：游牧于今呼伦湖、贝尔湖地区的塔塔儿部；居住在今色楞格河、鄂尔浑河一带的蔑儿乞部；居住在今叶尼塞河上源的斡亦剌部。这三部都使用蒙古语族语言。另外，还有三个信奉景教的突厥贵族统治的已蒙古化了的突厥部落，即游牧于肯特山和杭爱山之间、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的克烈部；游牧于杭爱山至阿尔泰山一带的乃蛮部；居住在阴山以北的汪古部。当时蒙古高原各部，按其经济文化的